

耳  
談  
類  
增

耳譚類增卷之二十九目錄

神篇中

黃山人重耳

西安兩太守

胡拱宸父

姦者體合

蘇孝

張像

尚望

喬瑞金一夢三夜

鄧襄敏公前身

張僊

林九姑

渡九良星

某曹郎

丁潤山

山陰諸生

蜀二士

漢左將軍馬超墓

漢將軍墓

劉尚書莊襄

大理太守祠

土地張夫人

黃清

沈思竹

江應宿神祐

蔣秀才

陳太宰

南駟寺土地

耳譚類增卷之二十九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晟 伯成 梓

神篇中

黃山人重耳

黃山人邾端字維賢餘姚人詩翰都美往高隱于山東西崑曆  
戊子携家歸過邯鄲授館于故人賈鴻臚羅惟橫禍索盡憤恚不  
已遂病疽穿頰至耳左耳已落去昏死且四十餘日不食往謁  
閻王王檢簿曰爾有行誼壽尚餘三紀何死乎令送之還渡皮  
橋橋為羊肝漆色風浪震撼四顧衍漫無涯旁絕無舟危甚有  
三四老人相隨曰此非有陰德人莫渡幸得從公也橋半復有

老人坐其上不得過老人復惻身相抱得過既登岸橋與老人皆不見始甦而身在姬旁為道其事後數日以無耳恚恨復死去見前王以無耳禱王命醫與治塗藥日數次耳漸生入謝王王曰知爾善署書可為我書感應二大字于殿東西牆上登梯書畢趨出從前橋行危猶昔也所過煩碎不載復甦又與姬言之而耳果生視右耳其堅長白大俱過之胡元瑞方玄暢談月餘黃耒過予熟視果然為重生耳而諸皆過右耳也胡方二君極詫此曰此耳譚中第一奇也

西安兩太守

嚴兩山永濬為戶部弘治初冢宰三原王端毅公嘉其志操擢守西安行至潼關遇一貴官儀從甚都問之則西安太守也公大驚異以為已有他故褫職或代治耳弗獲已與偕行途間再

三叩之官云某奉上帝命與公同事公至任有疑事第問我蓋  
西安城隍也公曰何以得見曰吾與公墨公第于後殿左楹研  
墨三呼吾即出已而果然故西安稱公神明數載公以事叩神  
見其門隸左股貫鐵釘壁上挽之神曰是不應穢吾殿門姑為  
公釋焉時門隸方病股有頃愈來謁公公告以故且令具羊豕  
入廟謝自後神絕弗與會公滿九載當奏績吓神至流涕神弗  
獲已出怒公泄其事公謝罪問休咎神曰公此行當叅大藩然  
弗可去吾亦不久遷矣此座亦公位也已公果陞浙叅政甫至  
卒公為人公正廉潔其素行固已合乎神明事或然也具邑乘

胡拱宸父

鄖陽府胥胡璋與人偕行獨見美婦露體溺者心動歸而婦已  
在其室遂與淫自是夜必至出入紙隙中無礙亦與其故婦聯

枕已擠故婦下卧地而胥亦病其家召巫除治火及焚巫鬚眉  
曰是安能治我汝婦本鬼錄中人汝病數宜然耳汝續娶為某  
家女宜子其子庚甲皆預定又謂子有貴徵名之曰拱宸亡何  
婦憤自縊死胥病亦旋愈胥苦貧求濟于婦人曰此易耳第命  
薄饒益非宜然亦布大鎰滿地而以二鎰令拾之曰是可佐糊  
口一日胥謂曰汝家何在可令我往乎曰可即挽衣同自窓隙  
出始猶在里市頃忽成別世界凡所經行廟神無大小皆冠冕  
伏道左迎送如事尊貴人禮數抵其家戟門崇堂侍衛森嚴皆  
如王者咄嗟設食款胥具賓主禮而金玉珍錯備極水陸供張  
奏樂嬌娥滿前胥大惶惑然其時即令設人間饌饌胥竟日始  
罷仍偕胥歸寢如常時竟不知是何神也久之曰今與爾暫別  
汝六十後當得再聚首以一鏡一帕中分之為異日徵又贈以

香一枝曰汝他日有三難但焚香呼我則難解遂別去胥續娶  
果其家女生子庚甲皆是名亦因之曰拱宸始得婦金印以置  
小產至今歲歲僅足糊口歲萬曆己丑西陵彭儀部季錢方博  
士其郡拱宸以青衿弟子具才穎屢試高第胥亦偉貌豐厚果  
經三險皆瀕危若有陰佑得免而其一溺漢江浮高崖下不可  
登忽農人捨鋤援之農言聞人呼救人云所分鏡帕置篋中人  
常覓觀近恐洩匿不輕出而竟不能匿也天有謫仙人下世陰  
有謫神耶何濁濁若此狐媚惑人人輒死而往往雜錯而然者  
其間仙耶神耶狐耶

姦者體合

濟寧有弟姊姦者皆童幼為里人所惡適里數十人結盟往朝  
玄岳武當弟姊亦偕往異以自暴意其往也必懺且紫矣及下

山抵南陽復姦遂牝牡俯仰生合如一里人無可奈何醢錢募  
力扛之行何進士本江赴試禮闈遇于真定之白溝河有布蔽  
之觀者如蜩公親發視氣已厭厭或謂四五日必死俟其死始  
以聞官瘞之而歸報其家庶有憑矣

蘇孝 張儀 尚望

予讀康德涵武功志得三神事云蘇孝澠池人正統時令武功  
有平政民德之即不怒民無弗威弗惠民無弗懷天順壬午卒  
于官卒之日百姓若喪考妣故志載禱神事絕驗其精誠所感  
豈不信哉正統甲子當鄉試蘇公夢神人告曰汝縣合舉二人  
明日萃當試者十一人置十一間以二花字內之曰得花者舉  
已而李紀張翱得後果二子得舉張像像封人刻薄狡險善虐  
其民取之極骨髓反語百姓曰吾為吏庶士大夫不知也即有

弗庶我安敢昧城隍城隍靈當使我父子同日橫死不論年果  
父子同日死壯兵抵候像宅者是夜未寐見二長鬚人皂衣持  
鎖突入像寢兵以同事者俄傳像子死兵亟尋持鎖者內無有  
也乃儀亦暴死日中尚望字周臣為中城兵馬副指揮有膽氣  
能不奪于豪貴禁奸止暴令出唯允有劉原者故無子以養子  
治業及原有子原未幾死養子私其蓄積母肯與原子原妻歷  
訴皆為養子請托失理一日妻夢原令訴望所妻來訴望已先  
原訴指其匿貨所在隨發得之人以為神

喬瑞金一夜三夢

孫鵬初醉語曰江陵喬君杞令瑞金數載歸忽夢江南有神相  
逐云與交代凡夢三夜相連始已夢中言喬君生平事歷歷如  
指諸掌後數日卒見夢諸親識云已為江南某神其友人往視

彷彿似有徵魯記丙戌下第歸途遇喬君正補瑞金令每下車輒相顧談鬼事不少已及抵潼口涪孝廉朱君某夢其友人溺水死者相勞問如平生次日渡潼口河朱忽失足幾墮乃絕不歆言鬼洪景廬志夷堅謂人世半為鬼豈必之羅刹國乎喬君故忠直人即不死亦神近日有言海尚書理鬼事者江南立廟香火不絕必其心上通神明耳否則其人心死矣謂必死方稱鬼可乎

鄧襄敏公前身

長洲廟祀雷將軍萬春相傳鄧襄敏公榮是其後身以有夢徵貌魁梧少時肩上一瘡甚久適神像為漏雨所滴偶廟葺有瘡亦愈後總憲兩廣拓地置郡樹功邇徵為當代名臣忠勇固有自来矣

張僊

蕭縣民張某無嗣夫婦供張山甚虔忽生一子四歲瘍於痘瘡訖而哀泣甚越三日夢仙曰汝子活矣張不信乃夜復夢始往發棺兒果未死抱歸有姪利兒死謂兒瘞三日無復生理乃買他子似者嫁言耳因訟邑侯臺公前決之實其子姪受杖月餘兒痘平但毒歸餘竅間經年不痊已臺公陞守開州張感德至開泣謝開人因有聞東明陳孝廉談

林九姑

閩古田有喬松松下祠神曰林九姑樹固輪囷成林而柯九出曰九姑者亦托名耳禱者雲集靈應如嚮毛秉彖者自福清來貧不能歸求濟于神或譖之曰汝能償神貸汝義曰可即書券字置案上翌日松枝上有羅綃裹懸金數九十義得大喜過望

持回家數年息十倍饒裕矣而忘償姑忽以聲至其家見索起居飲噉皆如人象但盛供具為枝詞軟語而無償意姑曰不償吾金恐貽禍在胤子義有子九歲即潛匿其師家戒毋出姑曰兒安所匿顧兒無罪也吾但焚而居象復戒室子甚為之備數日火起群坐中義有叔曰孔墀亦在坐救焚姑告之曰相公貴人也公家安得有負象人如象者曾不念資所自来而久負至是索又不與吾非欲奪其所有還其所本無耳自是象貧如洗孔墀成進士副戶部尚書即莊靜甫談鬼居其室而匿子防火可謂頑冥故曰利令智昏負心人常有未有敢負鬼者其涓禍固宜嘗聞趙州庶頗墓中能出物借人人家設客以鷄黍之薦侑券字投之其夜金銀銅磁器皿桌椅毡褥之類無不畢集次夜復如數薦而還之或監司至郡邑用毡數百皆是鬼運出自

人家人家失去不言自歸其事如庶頗墓甚著已久不獨九姑已也

渡九良星

京山富水村田家奴死去竟日復甦人問其故云以設橋渡九良星當延壽一紀數日復死而甦云鬼攝去主者曰陰間事何得向陽世間言之再泄不復得生矣蓋奴曾于澗邊見數道人歛步不能跳澗因以大石置澗中得渡自是人間之奴但點頭而已李本石云

某曹郎

某公逸其名姓卽某曹居貧而廉介自好家僅一姬一僕姬產一女公躬操女奴之役扶將之著一布裘遂為血濺汚是日同曹邀遊天壇飲畢復觀于園立或見其衣血曰此神祇清潔禁

地奈何以穢氣犯之公曰天地至大豈察細微且我安能如公有鮮好衣也歸即明日無故火發公急令姬抱女避他所而自入索牙牌于所居承塵之上承塵忽墜旱公頸項若枷然公不能脫走竟焚死吾里蘄陽馮太守時與同曹所見云

丁潤山

常德丁啟東至杭郡夢羽人携一童子詣已曰以為君子啟東正乏胤大喜曰子從何來曰此清溪王童也而杭果有清溪洞明日訪之見塑像童子正如夢所見踰年生子曰潤山謂山所流潤也宣德間以賢良舉授閩縣主簿適杭為建亭其上而金裝其像今游者見王童必曰丁潤山云

山陰諸生

萬曆丙子歲山陰諸生某暴死獨其脅指稍熱淹綿至累月始

魁身畔有大鎚五十金為所携來曰我死過冥司值親識先死者某駭曰汝何以至此雖然其閻王正為其子延師當為君緩頰進之果延入大廳中令主西席諸子皆羅拜北面受業起居經史皆與世同而亦為師別具饌如世人食也王則袞冕甚尊嚴久之謂生曰汝欲見五閻王乎乃貴鄉王陽明先生也及見先生亦為主客禮歡然談笑曰此冥司不可久居命掌判官覈生祿命掌判官報曰此人壽尚有十年先生即命語主者王送還主者王從之贈冥錢楮幣甚渥先生曰不可宜用世間寶即所携五十金也此廣濟劉正叔秉鈐謂其業師會稽馮友山司訓所談越事往聞一事正類此謂旁見諸殿元即沈純甫先生亦言之當在丙子前或是二事偶同耳

蜀二士

蜀有二士李某岳某偶遇於蜀之文昌祠皆以前程祈夢是夜夢文昌帝君端坐侍者點名呼之應者十餘人忽謂某某爾二人皆貴人第首身不配所以奇蹇若以首兩相易則相配而貴顯矣二士唯唯遂相易既覺頸皆微痛二家童奴皆駭詫不識而妻子皆走避之第語家事曲折及夢中之事始來相親然人皆謂厥貌相稱不類往時而伏臘香火爭走文昌祠益盛亡何二士皆成進士國初進士始除簿一士尚未除以憂去一士除某縣簿三年得擢去而憂去者始補是縣簿來相遇於逆旅主人方勞問間兩家妻子闕見互相詫客是我家夫子即二士亦自謂我兩人頭面為神所易而登第因之不可謂非緣解贈傾盆出妻子相見竟日而去劉正叔談賈弼夢人易其頭還能半面笑半面啼徐郎中夢神携一竹籃鼻嫵徐鼻曲而小換一正

郎鼻周必大夢一判官謂大當位宰相奈貌陋何請為作帝王  
鬚均以一夢之間變易肢體頭目蓋甚異矣天下事亦何所不  
有哉

漢左將軍馬超墓

蜀新都縣少叅楊公廷儀為親侍郎公某卜墓地掘土見崇碑  
題曰漢左將軍馬超之墓以為吉有驗遂就之忽夢超錦袍玉  
帶言曰我漢將軍毋奪我墓公不以為動復夢超戎裝彎弓射  
中公左目已又夢射中公右目相次兩目皆瞽而意逾堅又夢  
超瞋目大怒曰吾有以禍汝矣亡何其家數幹人與數賈為偶  
匿賈金盡殺之事覺罪犯凌遲而蔓及公罪棄市麻邑大司馬  
劉端簡公時為蜀大叅所目見其家保昌令劉君守復談地以  
超貴非超貴以地也始超家族二百餘口盡屠於操獨子秋留

依張魯又為魯所殺蜀志不言超後則其滅絕可知而其禍殺身為子孫圖所為有可謂過計傳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明者弗為况烏有夢夢也蜀人言當時諸貴人墓皆諸葛公所定此其禍媒矣

漢將軍墓

蜀士數人聚飲興劇移席於隙地而所飲咂麻酒因置甕一大石上相與拳枚博塞有負者反故處則甕在草地尚疑為人移也復命置石上飲如故而甕又在草地再移置石上而甕乃飄飄起空中去地數尺方大駭狂者不顧憑空飲之或詬罵是何鬼物敢偪人則石塊紛然下擊矣眾罷酒就石處掘地深七尺有古冢焉骨長一丈脇骨相去幾三寸許詢之故老相傳漢將軍冢也漸為耕者侵削已盡又在城郭內然猶靈異若此何怪

馬孟起射人目盲哉黃司馬談其里中事

劉尚書莊襄

麻城望花山有商人某自陝來夜行見旌旗騎從甚盛迫視之乃同里蔡二守完因問曰公何往騶導若是曰陝城隍為劉莊襄尚書松石公今任滿陞北京都城隍而以我代陝任因往耳汝忠直當從我作判官言訖不見商人大駭已還陝詢蔡動履無恙然語洩蔡以為憂無幾何卒商人聞蔡卒即命妻子治棺壙亦卒劉莊襄事如此邑人常嘆曰松石鎮關陝一十餘年功德甚盛秦人德之歿而為神天亦從民願矣劉子敦守復云

大理太守祠

大理有三太守祠而祠內常聞夜聞聲每明發視之見秦公牌位常在地上司者為之安置而明日復然祠宇忽無故火發延

燒材料皆為風撼入雲中東西游衍逾時紛紛墜下傾城驚呼  
時萬曆初給舍蘄水王公啟直以金滄道舍憲駐郡所親見以  
其異因往祠地視之而牌位如故而秦牌位莫知所之蓋其德  
不副即冥中亦自耻與蒯伍者也

土地章夫人

會稽某村於萬曆甲午建土地廟塑夫人像屢塑不美適巧村  
章氏女適外家停舟此地為隣姬所携謁廟燒香塑工熟視女  
私語曰能肖此不患不美女亦注目而出抵外家心痛不可忍  
促舟還因卧方覺謂翁媼曰兒不應入廟今當作土地夫人魚  
軒在門矣後三日當顧我遂瞑其家族衆頗繁是日往者百人  
翁媼號慟視夫人像大類女眼有淚痕屢拭始淨翁媼歸以女  
奩具張設神座人稱章夫人禱祀特甚紹興宋茂材商胤百子

談其里中事

黃清

黃清弋陽人以尉治海塘有功屢遷運同復監築寶應內河不就禱於閔王廟是夜夢公曰堤之不成以下有孽蛟也吾為汝斬之數日風雨大作濤浪鳴吼卒後來報河似有血水湧起清來視血水已消獨不信而堤成復夢公大怒捫已遂病衆為封葬以禱清竟死馬健甫談

沈思竹

都人士沈思竹先其母卒已經年矣忽附婢作語曰兒奉上帝命以我剛直至孝作神於泰安神州車騎行李在門母可喚道流作醮送我母謂是婢語或是邪附不聽反詔法師李龍治之婢乃以附體兩次受撻體皆有傷始信作醮一壇送之而婢始

登堂拜母辭去曰當於上帝為母祈年數月復附婢言為母增年五紀但防其歲至某歲果卒張友吾談母其姑也

### 江應宿神祐

徽郡江少徵應宿客寓諸暨跨湖山下病傷寒甚劇室子禱於玄武廟宿不知也其所居窓外即湖水瀰漫無際常以發狂隔窓躍入湖中輒又從湖越窓櫺還榻上于此數次人力不至于此觀者大駭既蘇謂有四鐵人聚食湖上稱己是孝子不宜淦死因遁舉而擲還內一人禿髻最狎惡以疾藟鎚恐已曰爾再出以此擊汝衆始謂方禱於玄武神其四將乎已其尊人民鑒自家來視應宿病寓吳山雷院院即玄武居時應宿病已自就父一入院見殿前鐵鑄四將儼然病時所見髮豎膽落拜謝而出自是不敢再往應宿自談

蔣秀才夢

京山蔣生應禎居縣南一百里大洪山萬曆戊戌春夢金甲神與談甚久已携出使觀則已與仲父蔣二宅前皆建有白旗一書光字一書化字其他小旗無數皆有字所宜諱又贈生以黃紙所題詩曰自豕比及度風捲東度舟豪傑識此語山下問山頭生不解咨之後贈一句二人十一鈎神去而生送之是時惺惺目見非夢覺既歸而前紙實在手非無據亟呼燈視之覺字漸歆氓滅遂亟如其字摹寫人視之非生筆也有解山下句為出字二人句為行字謂命汝出行也是夜復夢神云解皆誤汝但於八里外某廟驗籤可也既往則籤僅不宜出行四字總言誤今生與黃君俱亡恙但生家多病亡少吉耳

陳太宰

陳太宰公有年於萬曆丁酉十二月十八日夢偕故友同遊舟  
無榜人亦無僕從漸能自移有頃轉入山口峯峦聳拔芳香襲  
人遙望前山中房舍甚都相與嘆賞倏忽已至維舟而登入室  
明敞軒揭四無窓牖寂不見一人循除久之聞老僕自外來詣  
前報曰館罷矣遂欠伸而寤因作秦樓月一調以紀之且訝老  
僕之言以為此必已捐館兆也調曰山之幽鬱盤丹桂臨清流  
臨清流花泉溟漾馥襲蘭舟箇中秋思空淹留覺來窓外寒蟾  
浮寒蟾浮同遊安在千古悠悠人翩翩却來攜手穿雲泉穿雲  
泉依稀玉宇不見神仙箇中微語胡來前瞥然孤覺成高眠成  
高眠萬緣如夢何在何捐手紀其夢藏之篋中次年正月十八  
日其隣人於丙夜聞車馬聲竊窺之見籠火隱隱不下數十度  
橋之驄馬而來也上下橋趾聞呼看轎者聲甚徹速鷄再號而

遂呼後如之輒訝曰何物官人迺爾深夜過訪詰朝趨問則屬  
烏有越數日而太宰謝世遂譁然為神迎云其長君啟端偶檢  
泮前稿始知公已預知有兆矣太宰清正不私其去固宜有異  
然前月十八日而夢後月十八日而疾至所訝老僕館罷之言  
俱絲髮不爽亦可怪也袁郡丞裕庭公說丞其猶子也

### 南岡寺土地

襄陽鄭鳴峴先生任南岡時於萬曆丁酉春仲修祀本寺土地  
頗虔而德固合神明也祀之夜夢神來謝且以往保王州守辭  
出王諦永寧烏程人在州庶明惠愛甚得民心然不省往保何  
謂越十有七日獄囚王和尚破械縱火歆乘亂逸去而防嚴不  
得然焚死他囚十數人守當得罪鄭公習其政善為保留得免  
今任南都水郎州人至今尸祀之夫難未作而機已先可知事

皆前定神自為庇而見夢於公固將以庇屬公也多助之至得  
罪不罪匪德何以至此語曰善人在患不救不祥在神尤切也  
永部門人夏克家為予談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目錄

神篇下

閻俞冢破重生

劉黃裳黃鼎

諸葛一鳴

學宮土地崇

箕僊太白詩

李士本伐木

胡孝廉夢

邵武守王公

金龍四大王

龍王駕過

巡河神

王司徒鬼獄

陸秀才

孫昌裔夢感

沈怡虛誓

長洲民仇便

雷總兵

閻王殿

大中丞李月賓

宗觀察女

雕匠婦

王文成浮海傳略

吏部二土地

董尚書

箕仙為閑雲長

箕對

李掾子

鷹神

圓光

黃州渠油

趙文部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

黃岡

王同軌

著

行甫

校

滁陽

夏守成

校

家

梓

繡谷

唐

景

叔永

梓

梓

梓

梓

梓

神篇下

閻俞冢破重生

山東顏鎮閻俞其父止此一子尚少家頗饒而族衆多不仁忽疾作喘俞母李俞生母王曰我死後以產給族衆及以贍汝母子各半及死俞復中瘕死塋屋後東南山間已月餘矣族衆方聚開其堂詬辱不輟二母但籲天號哭王忽夢天神語曰汝子已活哭何為其曉雷擊其屋瓦向東南去王驚且疑隨雷往視俞冢已為雷擊裂土皆兩分即呼其里黨廣集發俞棺俞果

活抱歸而癰尚未平二母與里黨以訟於郡時吏部郝公大猷  
方判郡以其異聞於諸監司大中丞傅公孟春斷令父產盡歸  
俞且檄諸族衆俞今年三十餘矣段繡川得其案牘以示予夫  
天非欲屑々威嚴間也暴極不容以默容耳俞父畫固善得半  
已饒而必欲填谿壑遂使雷起死人神為詔諭天亦無奈何也  
凡若此即不逢天譴若是而皆在其窠臼不禍不遠矣

劉黃裳黃鼎

汝南劉孝廉黃鼎蚤卒忽着綠袍黃金盃甲擁卒徒過鄰媼曰  
汝可往我家說送馬來乘媼以見死者憂不言越三日喚遲復  
來攜媼頰流血媼始往語其家而不知馬所往然亦施鞚轡出  
門馬忽咆哮死別有鄰媼偕其僮六七往謁泰山廟及陞忽暴  
死復活其子問故曰劉二郎遣卒招我於別殿曰汝傳我家書

歸矣子探其袖有書在焉及歸往其家值其尊人給舍公病亟為祈福知為所忌事不敢言罷越三日嗔遲復來捷媼加授有黑面神自內出跪伏求解曰其不致書有由非敢怠蓋灶神也每見冠服徒衆皆如前其家發書文翰超逸猶舊自謂授遊奕將軍居泰山上鈴圖書乃其平生所嗜王紐子以殉葬者朱汝脩胡元瑞說汝脩又言其兄庫部黃裳嘗飲其友人家忽走其僕歸令急飾尊為席四而不言招客已歸招婦與二媵集如賓禮宴談夜久皆共家事衆不省其故酒罷就枕未安而卒卒之八越月婦媵皆見大郎入媵室而呱；聲出子生矣父復為子乎媵為母乎此其異之異者

諸葛一鳴

諸葛一鳴山陰士也庚午元旦未曉有所適道遇喝驕者為責

人而前驅鼓吹若有所擁漸近貴人金甲神也士迎問曰請問尊神前驅擁者何物曰今科舉子榜木也曰吾乃秀才可有名否神曰無也君名在下科榜中士曰幸甚但我貧甚其何能需神能移我置今榜實大造我神曰不可雖然君遇我亦是有緣請為公圖之若公見名在移置榜中乃是我之力第要多焚冥錢以為購耳不然我且得罪及榜發士名在末上有丹印蓋數已填滿皆是外簾取者一廣文奮爭不已主者割榜末名而以士填補壓以丹印其令廣文爭而士卷呈神力也士喜甚乃竟忘焚錢宴歸見鬼披髮馬前哭曰我為君受禍矣士亦自恚曰尚可焚錢救否曰不可然亦有少助士因多焚錢及上春官鬼來曰我能助公登第初試七題皆能預報士喜不自勝次試入闈而報始至士曰不及矣曰第以文置頭中內吾護持不洩也

士從之一見朱衣而巾中文墜地即受大械削籍蓋鬼之誤故  
相柳榆報前怨也亦鬼之申韓矣士銳於得而輕於負皆其躁  
心名既天定何不少需自忘其有遂亡其有哲人而愚自貽伊  
戚吳寧伯談

學宮土地崇

蜀中王銀匠娶婦貌美匠出有紅袍官人調婦婦迷不能自持  
與合自是不絕匠知為祟陰持狗血一盆伺其至潑之衣冠淋  
漓遁而去次日遍索廟觀無有偶因避雨趨入學宮見土地神  
像冠袍皆為血污即白師儒而毀其像祟乃絕

箕僊太白詩

麻城劉端簡公家邀箕僊自云我太白也或曰太白僊才請賦  
詩已落筆成五言句又曰七言律非太白所工五言固其才也

忽又塗去作七言律一首字法道勁辨荅敏贍曰應制金鑾醉  
筆香襪塵輕軟撲貂璫滿船明月浩歌發一枕蓮花春夢長樓  
閣千年猶是李山河一變已非唐謫仙本是天都謫又被人間  
謫夜卽衆拜曰真謫僊也問以人事細瑣不對竟去卽非太白  
蓋亦鬼解吟者求之不死人造次成語如是不易得矣

李士本伐木

慈谿李士本丞福建南平丞憲使令除訟道大木以常為草竊  
蔽故也忽夢一癯翁脩髯綠裳哀懇云詰朝當勘我我依附者  
甚夥幸全之必有福佑以報隆德明日視道周果有古木盤踞  
叢莽枝蔓膠結高匪直尋徒衆戒此可勿剪丞大怒曰此正草竊  
所蔽當亟加鋸斧然時風颭怒撼覺心悸歸署與木同絕喬木  
靈聚古戒勿犯稍為䟽滌可也盜伏豈必木乎

胡孝廉夢

吾里胡孝廉款關以貧作塾師齋中有屏繪是關王像不安令撤去仍屬其家更製防褻忽夢王與語且曰吾與汝易心肝好中遂破胸取出以他心肝易之夢中怖甚醒猶負痛三日感念詣廟謝是夜又夢王大聲曰可努力作男子可努力作男子云遂於庚子中楚榜其人髯而毅烈至孝異日必作男子事

邵武守王公

邵武守王朴齋澤籍京師人壬戌進士於萬曆丁酉擢甘肅苑馬少卿正月過家卒已五六載忽白日到家擁騎從儀衛甚盛分處家事對妻子如平生其時為從人催促甚急謂期不可失公曰畏此簡書遂去蓋往赴某地神任也厥嗣郡諸生庭植常與人言謂信然劉延伯談

金龍四大王

陶駕部懋中北上阻舟宿遷其地有金龍四大王廟。巫能降神定風候陶獨不信時越中茶船七江右紙船六皆泊河下因曰如神靈諸船人皆可附之作語何必巫幸以請已而神果附紙船一篙夫其主人則熊某也曰明晨風息諸船無恙但熊某當以羊豕祀不然船底受日晒耳熊疑篙夫索食益不信明晨風果息皆相次張風行日正中忽旋風錯熊舟不能脫舟覆下金裝懋中談

龍王駕過

分宜邑令王某子即王百穀外甥方弱冠天大雨漫以手指點雷擊處是日暴死竟日始甦曰雲雷之際乃龍王駕過城隍神謂我不宜指點罪當死檢簿謂我善行多故畀生還蓋龍王過

城隍送必出境而始返也朗哉談聖人於迅雷風烈必變有

巡河神

廣濟寇淑行多長者為耆民裱仲子以藩司掾之京忽有沈姓者來必欲淑與偕行問其故曰我亦適京夢神人語曰汝此行不得龍江寇公相救不免必公也遂與偕已渡黃河風浪大作舟且覆忽一人拉沈坐命勿驚不省為誰而淑視乃其故父裱方急不敢問抵岸忽失所在舟師皆謂無見神所謂寇公乃裱也救子無及沈矣淑後夢裱謂上帝以已忠直命為巡河神其家寇山人巨源談

王司徒鬼獄

孫鵬初曰邑先正王司徒儼以陝西右布政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高唐生楊才顯以博負殺其友艾鑑一室五人有司誤

王言案  
坐鑑兄又逮繫其子公遇高唐遇旋風異焉以其夜禱城隍廟  
彈琴張燈不寢有五鬼血淋漓泣廡下言歷々可聽次日謁文  
廟察諸生有色動者擒之則才顯也鞠得實論死山東人傳為  
神余往在諫垣與年友禹城楊子漸同舍談及此為言其詳蓋  
才顯殺鑑時鑑隣某叅政女刺繡處樓上樓高聽卑實備聞其  
詳旦日語其父父不敢發以王公方正衆所憚類包孝肅特以  
告而王公亦援神為證云乃知天網故不 雖謂女之聞即鬼  
之愬可也彼叢毒殺人及暗中刺刃者其獨無天也耶

陸秀才

蕪陽顧日巖公言作大叅時某郡有陸秀才夢為閻王而同邑  
某別駕為已判官別駕甫自宦邸致政歸一見陸便引避執禮  
甚恭人問其故曰嘗夢公作閻王我其判也亡何兩人皆卒別

駕卒時囑其子曰必着我以綠袍若紅袍闔王服也子以其語為謔不聽仍衣以紅自是夜常聞父言聲兼擲瓦礫不絕不得已開棺易袍而患始息冠巨源談

孫昌裔夢感

福州孫昌裔字子慶為進士承謨子寓京在莊太史梅谷公宅與太史子喬申同授經於吾里曹孝廉孟彥癸未七月七日感牛女之事生同旁通古文詞因為文通于牛女本遊戲翰墨耳是夜生忽暴卒第心頭微熱莫知其故越三日忽甦時其父師皆聚哭屍旁生注目視曰我在此耶頃為神妃召去所居金屋瓊樓綃帷貝榻侍衛皆妖麗姣好群歌偶舞日夕留款不絕欲成伉儷裔思父不從辭歸旁為勸解而義彌堅妃始為祖餞共張絡繹相接於道歌姬侑觴皆有戀別之思醇醪遞進未嘗絕

口不知別成景象在父師旁也商與申皆駿材後歸就試于督學使吾鄉耿淑臺先生並居首襄王神女之夢果有耶孟彥談

沈怡虛誓

沈文雲間人與子怡俱以好奪反赤貧適有倉官赤城人老無子因下說詞鬻怡以子之矣亡何逸去又亡何復欲返不遇為賺奪計耳惴知必拒已乃率衆誓于城隍廟曰倘再違背必死赤城渠原無歸志藉口赤城猶為虛誓對神猶狡言也其人信之又得返已罷官歸滅迹無有久之與其黨無賴九人共犯文罔罪皆城旦春而怡驛得赤城抵驛即劇疾呼曰我陽罪在赤城陰罪在雲間今去也遂死竟如誓死赤城虛誓而實償也皆莫測神之為用矣予僚顧羽長談其里事

長洲民仇便

長洲彭華鄉民仇便小姓暴富與同里周之家有隙周田苗數  
十畝正垂穗而仇乘夜率衆尽拔去之明發周往視悵恨莫知  
誰何乃于而歸遇一老問徃南路周指示之因問叟何來早  
若是曰是大異事昨暮過宿龍王廟至夜半神鬼走動喧呼聲  
漸近懼卧神案下避之已而燈火熒煌紅袍金幘兩、來過廟  
神伏迎來者曰此地仇便拔周某田苗惡最深重奉 上帝旨  
遣雷部施行仍禍其家廟神對曰已奏聞矣故一夜不睡來早  
也周驚不敢對老去向人述語如此皆哂其誕至七月便屋被  
雷擊破人始駭異尚謂禍止是亡何便死有三子復死其二家  
業瓦解顧朗哉談便之厲人者小而自厲已極蓋苗為天生以  
養人之物不獨為周有也

雷總兵

陝鎮雷總兵同某戶郎聯輿郊行忽見地上伸一手出呼問從人皆不見輿已過潛令人物色其地亡何有好婦以縞蒙首來俯有所拾而哭甚哀因拉見兩公出所拾乃銀伍兩稱其夫死無棺僅有一子鬻銀伍兩而其主吝不即與故徃乞而見銀于地拾之今不顧焉也兩公曰此天賜汝賢婦金出指五者示金五也總鬻子之數各捐金十兩並五金給之而臺省諸公紛以金來助賢婦賢婦以襄事兼為子資州倅浙東陳九河談

### 閻王殿

嘉靖末年宜興大疫死者相枕藉有二秀才俱死同上閻王殿一從東廊上一從西廊上各相盼以目後俱活東廊者曰柱上對云天道地道人道鬼道：：無窮恨不見西柱西廊者曰胎生卯生濕生化生生：不已其說陰司他事皆同李太保談

大中丞李月賓

李月賓諱已磁州人乙丑進士立朝直節斷、與大司馬石公  
屢抗疏廷杖下獄貶斥後起用歷保定大中丞其往也瘳者憇  
一廟中見土地傍鬼持善惡簿心憶神果有知乎方假寐即夢  
土地來謁以簿授曰大人官祿在其中公取閱已往年事皆是  
然至五十三止無有時公五十二詫曰我明年死乎不悅此猶  
是夢出就道忽獨見前土地持一簿迎於前曰此簿是大人者  
前非也公曰汝寬吾憂乎數命天定獨國恩未盡報耳不顧去  
抵任僅五越月明年萬曆甲申春卒方病劇諸醫以藥進公叱  
去始語所親談所夢及所遇土地如此知無生理也公名臣久  
膺仕家無贏餘諸郎且以素業紹家矣

宗觀察女

宗先生子相始生女十餘歲巧慧識字先生絕憐愛之後病卒  
卒時囑曰金鐺在腕勿去也從之後先生即騎省於燕中春日  
郊遊忽見一廢廟：中文神積塵滿矣偶拂其腕金鐺在焉締  
視是其女物而神貌亦微類女大怒撼泥取鐺歸即語其所親  
礼曹司祠廟者令以淫祠焚之自是頻夢女索鐺索居語甚厲  
激先生不為動然歲不數：也及入閨振文鐸夢始頻仍先生  
斂才二三日雖黃千卷文理批評皆能口誦女至是始盡見常  
清亂之或加塗抹先生無能為計竟悶死

### 雕匠婦

無錫人范某居城外橋頭賣飯而婦少媚有客來寄食與婦私  
蓋盜魁也因秘語范曰汝賣飯日得幾錢能從我不慮乏黃白  
范領之客因持物出售而故高值不售第察可與語者誘至僻

地絮語因吐實此鳩盜方也不三日得十人先是有離匠積贊別設皮肆人謂之饒因往劫獨其婦卧榻上受箠忍死擁衾曰微贊惟所取但勿令婦人裸見見必死也因道金及首飾在某處實無幾何再入二家聞喧聲散去亡何有人適市購蒲履屨小不入足輒裂棄之而偵者在旁已知是盜跡其所往皆得獨盜魁失馬六月行刑先後皆死離匠始訴於城隍廟至是剖羊豕謝乃婦忽暴卒復甦曰有鬼卒逮我至廟曰吾王謂汝貞婦死十二人而祭無五饅首何其弗虔婦乞憐因曰盜魁不得何謂十二人曰已別攝之矣過廊下見諸盜皆受地獄苦刑忽有功曹至曰此婦小過不必上殿可縱之去故活婦平生未入城乃能歷々道所見其中一江右士人秀眉纖指善臨池執以避難出遊者自為招文主者悼惜而不能救吳無珍說

王文成浮海傳略

王文成公於正德丁卯以言忤時貴筆辱幾死謫丞貴州龍場驛地道杭僑居聖果寺恍惚夢烏龍大王來謁撲頭緋袍形甚怪屏從人語曰君七月二十一日有大難奈何公甚異焉因求避患之術曰試善避之吾竭力相庇言畢而寤及期公在聖果反扃牖目坐至午忽二人壯猛如武士排闥入曰爾在此耶吾從閩踪跡至此因挾以刃取道從山後行縛公於樹一人持刃前忽二人音紀沈昱者躍出松間恐以官府及幽寔報復之說解救甚力其人附耳曰一權貴遘疾巫媪謂汝為之勸殺汝此朝命不敢違也忽解縛曰更前數里謀之遂驅迫至湖邊夜漸昏黑因反縛以布衾蒙首昇之疾行數里曰至矣覺胸間受一挺即乘水自是昏眩不復知良久漸甦身仰卧水中所縛所蒙

盡已釋去以手反摸如有物負之締視波濤如屋上行光怪萬  
狀波及唇吻天漸明抵岸見數人掖上綿氍毹子至一宅因甚不  
暇問主者解衣熟寐既醒見一人坐床側曰僕高明也君忘之  
耶公憶徃在京聞有高明者善攝生寓神樂觀與徐中書訪之  
後傳其人死不知在此曰吾未死館於吳老先生耳少頃一人  
戴銅人帽容甚偉前曰知君忠義士故爾相救得無苦乎即吳  
翁也吳去獨高侍左右服役皆麗人公不欲明燭徹旦明日謁  
吳翁堂甚高粉繪輝目珊瑚高三四尺吳肅容入公就賓席膳  
畢遊書屋亦三間類世捲蓬圖書珍玩充目莫可名狀返則列  
筵於堂餽食精絕已奏樂則海鹽人扮琵琶記艷姬數十人魚  
貫而出金翠珠璣光彩射人飄重裾曳長袖為回風之舞歌白  
雪之章巧於應節雖亂而不亂如是累日公作詩贈高贈吳翁

復為吳俞題唐宋名畫及談經史攝生書甚悉公苦辭歸翁張  
筵為劇錢曰君難數猶未脫即還亦必遠行出月則善矣高與  
吳亦皆有詩為荅而餽金甚厚公皆不受借高馬尾巾及櫛具  
耳既別卧舟中五鼓遶岸則肩輿已具沙際四人舁之至一閣  
隱隱見天風海濤四字知為閩境日夜疾行忽至一市人物充  
塞時朝中有微行者眾疑為錦衣官咸避道入一寺肩輿止門  
外公求飯輿人與人忽不見大駭步造婁野亭賈守亦至公言  
所從來二公驚曰此去天風海濤千餘里兩日而至何神耶留  
數日回杭向所偕巾物漸失去因之烏龍大王前拜謝忽一黑  
蛇長丈餘自梁垂遠婁僕數匝遂投神座下方沉江時音沈二  
人索家書公為詩曰學道無成歲月虛天乎至此意何如身曾  
許國生無補死不忘親恨有餘自信孤忠懸日月豈論遺骨葬

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夜：潮聲泣子胥此其傳略或謂行刺者感公義已釋公：故托言鬼神俾其人得返命此學者以不經近怪而為之辭也鬼神助善實有此理不然稷覆鳥羽舜逃焚廩浚井張子房脫大索受書圯上皆非耶而又何疑于文成吏部二土地

國初某天官見一謁選者短而髯曰此土地也其人歸暴死赴部土地任而其地已有土地不納相關夜復見夢于天官曰天曹一語實已除注第赴任無所奈何天官訝然知已有是語而不虞以死授也命於承發科另立土地廟至今吏部有二土地而此獨靈顯

### 董尚書

湖州董尚書份里居子道醇癸未進士南工科給事中孫嗣成

庚辰進士儀部郎嗣昭乙未進士簪組蟬聯威勢烜赫田園甲第蓄產鹽鐵皆甲三吳幹奴乘牖負嵎蚕食鯨吞怨讎者衆給舍公偶卒配茅夫人乃憲副茅公坤女方治喪晝坐忽地磚縫中一人躍出烏帽綠袍蒼髯赭頰氣色甚怒僅寸許忽成尺許茅夫人大駭長嘔曰公僊耶鬼乎怪乎胡為乎來耶其人曰皆非也我土地神耳汝家為衆怨鬼所奏上帝赫怒將行苛罰以若獨行善奉慈法故相報茅夫人伏地哀泣蘄免神曰不可忽不見未幾河南彭公應參按浙收民訟詞至二十箱捕繫諸奴輕重置法田園畜產一時分割十不得一嗣昭新第卒長安儀部嗣成病脾卒尚書公八十二以憂恚亦卒獨茅夫人享年得衆譽其里郭張虛談當其時世人皆聞夫為善為不善之報不必神語而神幻出者神亦欲以其道顯也神出為異理則不異

霍氏之門狐啼淮水濁灌氏族祇足為盛滿前車然觀神語以怨鬼群奏天始降罰則天何嘗以盛滿嗔哉悟亢龍之悔而自損勿致騎虎不下於道庶乎

箕仙為關雲長

吾里蔡孝廉氏愚一日于關廟請箕仙問功名批曰一個心腸要做仙一個心腸要做官可能磨鉄硯就金丹是是功名在眼前蔡問來者何仙曰即是雲長時孝廉留心黃白故刺之而次年果捷

箕對

嘉興舊有對無對者曰西水關西三塔寺前三座塔乃其郡景也一日詔箕以為請即云北都城北五臺山上五層臺

李掾子

麻邑李掾住周家冲子成童就外傳性誕肆往事某貴人童時  
詈神何不避之神見夢於其師畏避之亦效相詈而師得神夢  
言其罪被朴而詈增劇師又夢神謂爾徒如此某月日令虎飼  
之是日其親閉兒室中令勿出日且暝忽田間奴客闢喊親出  
解兒潛出及門果為虎啣去劉維茂所親見

鷹神

泰興劉太宰機未第時郡中偶有鷹神乃一獵鷹也能為人言  
一日飛入公宅公家作糍以飼之其奴作之不潔鷹攫其帽若  
懲之者呼公語曰公大貴他日當得八人擡轎參贊南畿已而  
飛去後皆如其言

圓光

肅廟時滁陽有為圓光者令嬰童於光中觀形象以定其人貴

賤而王嘉賓孫世琦韓憲荆三生同業因以功名問嬰見王多服青蓋孫金帶黃蓋而韓惟巾服一人背藥箱隨行後王登癸未進士拜御史韓亦廢業以醫名吳越間獨孫無所驗至萬曆辛丑中武科進士距問時三十餘年而竟驗此最稱偽亦有不偽者三人是也故偽必自誠始偽多遂無不偽矣

### 黃州渠油

黃州市民渠生貨油為業人呼曰渠油壹意嗜利每作油時乘熱益以便溺幾三之一謂其可相雜不妨點照因是獲息頗博家惟一妻一子子忽告母曰爹身畔常有獄子抱枷棒隨後屢言之而他人無所覩父固莫信又曰我將死母亦不免緣人買油去不惟食用亦要供養天地神明奈何混以穢物罰譴深重福至無日矣未幾子母相繼亡渠悲泣不已遂感奇疾如受拷

掠痛苦萬狀家貲索然經歲而阻見夷堅志以黃郡事錄之

### 趙文部

趙文部重一先生始令滕邑。苦旱無畝不均。公銳意均畝。而逗於豪強。謂不可然。禱於邑城隍神。歸是夜夢祥鳥千百集鳴庭樹。喜曰。此鴻鴈來歸之兆。神告我矣。竟履畝丈均之。仍藏其冊於石室。為乂計。是時逋民歸者千有奇。外境占者二千有奇。頃成樂土。旱不解。則躬禱其誠。不啻剪爪桑林。兩應期大沛。轉歲為豐。而豪民張弘濟。弘猷橫肆。謗讟飛語。陰中公復率其僚詣廟禱。誓持法益堅。弘濟母感異夢。謂神當降罰。白日其家碾磨不推。自轉弘猷已中盜戕死。詎禱日適月一週三禱。而三應必非偶然。語曰。曲木忌直繩。故麇裘之謗。孔不能保其始。乃公屹然如山。法行而恩始見。天寧以人之惡寒而輟冬哉。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一目錄

畸墨篇上

洪孝廉所遇髯客

葉公所遇僧

方士張君就

夏桂洲相國

御史大夫吳公

吳冢宰張公子

分宜子世蕃

柳道彥夢

許督學

顏維喬先山

先太史

高長垣領德碑

歛令運貲歸

輕死者二人

虎丘病僮子

丹漆墓文

三歲河洛八人楚

新婦言動

周練江謁方伯

某明

歛僮義完

黥僮如兒

戚大將軍

王通甫博士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一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晟

伯成

梓

畸墨篇上

洪孝廉所遇髯客

嘉靖初兩廣總督洪公有子景儒孝廉赴試下第歸舟抵臨清聞父中彈章旨下部議甚憂忽隣舟有髯客相遇從容曰君所憂可知也今於某某諸權貴及君家年伯某圖之不出二千金耳孝廉曰誠然第何處得許金時亦何能及客出諸權貴及其年伯某報書一一授之曰已知數行金於諸人得完璧矣而即有報者謂如其言也孝廉甚感且駭曰君何求何施於所不知

之人若此曰此細故耳我常為人傾金何足稱遂與連舟行孝廉必欲得所欲曰君明歲謁尊大人其日方戮大盜此不可免但冀緩三日耳孝廉益疑曰此何難但其日何得有此曰後會當自知竟別去明歲省父其日棘門果縛一大盜將行刑顧視乃髯客益大疑入白父托故緩三日竟戮皆莫知其故越十年孝廉判某郡遊西湖天竺間忽遇髯客曰前縛而戮者非君乎曰然否縛者我戮者吾義弟以貌類我来相代也數必宜戮一人遲三日者俟其来也我就縛而前此從公遊又小有營為彼司獄者亦義弟故得縱出及期来也我橫海上欲有逐鹿之獲顧阨數且不可逃况大事乎已散煮海之資作黃冠遊七臘矣當時固已知有今會亦數定言訖大笑舉酒豪飲劇醉而別徧覓不可得新都吳梅陽說彼大聖慧人於仙釋王霸皆得

要領故出此八彼昔子房朝赤帝暮黄石陳圖開宋祖得堯而墮驢皆是也髯客其流與繇是而觀竊王竊仙釋其為道同也特非人莫識耳

葉公所遇僧

葉公夢熊歸善人為諸生時讀書野寺月步楞嚴堂西角遇僧邀語甚契約采夜再會公如約往而僧已先至曰公才貌異日必有郭令公勲業慎自愛遂口傳兵略公亦知僧為異人傾心禮之將別授錦囊三個囑公曰遇事急時開無泄也忽化為大長白蛇從殿角飛去公歷官南司空及剿西夏哮劉之叛無不驗云何本江謂謝別駕談

方士張君就

都御史宋公應昌經略薊遼任方士張君就張不知何許人嘗

遊齊魯間精術數兵略宋公得之與咨議後公刻有備倭議略  
內一二條不經皆張所授也如云倭刀甚利但得硬木條乘空  
斷其手指又云倭舟用鉄鈎我兵舟小輒為引去合用鷺鴨卵  
清塗舟板使其滑而難就又發白牌二面一稱天兵一稱神兵  
其果可用耶何本江謂栗菴談

夏桂洲相國

夏公為閣老時值上崇醮事內閣諸大臣皆道服而公獨服  
儒以是放歸節高身樂矣時與一豪民齒長者會飲豪民侮之  
且欲踞其右曰汝既為民與我等公慚忿故從中命後起而竟  
諗死於相嵩邪正不兩立身既退即與野人爭席正可以自全  
而復置是身俎上欲從東門黃大何可得耶其曰姦臣在側岳  
少保且不自免千古明鑑又其時諺曰夏桂洲不知休晴時不

出屋直待雨淋頭嚴介溪好痴迷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  
與來遲徐存齋慣使垂閉門家裡坐禍從天上来高中玄不要  
錢一心直要柱檠天爭奈東君不見憐風刺犁然矣

### 御史大夫吳公

御史大夫吳公時來以諫議奏劾分宜父子奸貪誤國語太激  
世廟大怒庭鞠問是誰所使曰為孔子孟子所使又問此何語  
曰孔孟教臣為臣當如此是其所使也天顏少霽得釋成邊已  
詔復職李維寅談

### 吳冢宰張公子

正德間嘉興吳冢宰鵬欲中其第三子而御史方出按浙提場  
因謁權璫劉瑾值其出即拜堂下瑾知報謁問故鵬言其情謂  
子不中不來京而老妻念之也瑾歸詔御史命之御史曰卷佳

即中瑾大怒發粗語辱罵曰卷佳何必我言御史八場高中之湖州中執法張公永明子八省試三司諸公一時來謁公子於坐上曰那位是提學先生學憲曰我是公子多與一揖是時一副使不平八場得其卷焚之諸公無能用情竟不中而歸舟載鹽二三十船無敢問者可以觀時矣勢在閣貴則閣貴重勢在執政則執政重奔車之上無仲尼誰為勁草

分宜于世蕃

分宜相當國時朝貴以筵款即就相宅設筵及時但請出把盃耳一日相出少坐即以倦退曰世蕃陪客及蕃出喚父喚已瞠目周視復入曰閉門其時門即下鑰凡堂中諸有悉撤如掃諸公無可為計據地達旦某公旦有朝事不勝張皇幸與其幹奴驢前告以故得獨從後門出復迤邐步至前街得輿馬歸蕃之

棄客相未必知奴之困客蕃未必知皆權勢所使豈翅君門萬  
里有客方病脾蕃知之故與飲噉終日不令起而旁門皆開其  
人強自持及上馬溲穢即時及趾蕃卧吐唾皆美婢以口承之  
方發聲婢口已巧就謂曰香唾盂後籍沒其家予里某君方理  
其郡奉臺使檄往見榻下委棄織成綾巾無數不省其故袖其  
一出以客衆有知者掩口曰此穢巾也每與婦人合輒棄其一  
歲終數之為淫籌焉驕侈傲誕如此不亡何待尚書趙文華者  
蕃狎客也其媚世蕃又異偶於世蕃第鋪錦罽織成雙陸點位  
曰雙陸圖別飾美人三十二衣裝縑素各半曰肉雙陸以進之  
對打而美人聞聲該在某點位則自趨站之寒月腕皆不出曰  
肉雙陸與香唾盂正可作對則所謂肉屏風不足論矣一日蕃  
謂趙曰華馬趙即伏地候乘而白郎中亦其狎客也即伏作馬

王言類稿 卷三十一  
机蕃因踐而乘之行數步蕃呼白作白狗一日令人以煤塗面  
曰此黑狗也白狗華馬又可作對然世蕃才絕敏諳熟國朝典  
故邊事機宜諸事務輕重非世蕃分處莫當 上旨亦實出  
上命故君父皆倚以為重寵日盛而勢益張禍亦益深也以任  
子秉樞衡真古今異事其如小有才徒足以殺其軀何薛考功  
有言分宜之八百萬金華亭之二百萬頃皆近代所未有然以  
其富言而相業固徑庭矣

柳道彥夢

柳道彥性迂緩而多疑好思凡事居常仰屋思不已往以謁選  
不得暫歸旅宿夢身珮玉環金彈二物皆其家觀音堂供棹上  
貯物思之環者還也且賜環 主恩也彈者憚也又脫手不還  
之物其戒我勿往乎遂止不行而次辰同行者遭破冢之阨身

幸亡急返抵京果得選有靜寧廣文之命又嘗在旅奴子盜其金亡去資斧缺甚乘款段行兀兀夢人書一陋字視之思得陋傍枹耳乃是人字轉手入懷物尚不失行行忽見一肆所賣餅麴因思得餅麴者丙乙也於陋字始全其在是乎下馬入其室果得奴子而金尚在懷凡此自謂得思之力其亦善慶之積神啟之與故曰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又曰誠無垢思無辱良然

許督學

先太史稚欽與閩中許少華宗魯於未第時有燕邸平康之遊及隨州頴維喬木皆詞盟昵交已皆成同榜進士顏與太史居翰林諫武廟南巡廷杖不死謫放歸而許來督楚學謁太史太史蓬首白衣迎不下堂許一見即為蓬首謹曰京師市語尚記否曰何示曰旅病客獄罪囚不着冠裹包頭太史笑曰爾但

能作市語提學耳及去郡太史高帽紅氍毹金鞍駿馬送於河許望見曰還是舊時王二官人後屢謁顏顏避不出咄曰故人竟不可見乎一日鎖棘試士顏着白衣手提筐筐貯獨鮮餅醪撾鼓欲入門吏以聞許諭諸士曰今日吾欲與故人傾倒耳且罷試歸明日再試顏入即命烹鮮傾醪共醉日夜蔬果備載隨厨所有而語皆不及時事太史子予兄考下中無所問此皆先民傲放中氣節亦其時遺軸使然今必碍體局或綴彈文矣

顏維喬先生

顏先生本謫某州州有豪民恃貲結官府夤緣為姦利橫一方常自謂若要制我除是閭君而公來與其所言姓同怪說急走入京師謀移公去公已聞其橫因訟者紛然即捕置之法榜擊折足京師諸受豪賄者交為萋菲中公罷歸平生與先太

史交最驩先太史詩曰郡已殲豺虎時翻忌鳳麟以此先生腹  
笥甚富堂上置四櫃皆其所熟讀書客至掣取背誦為賭先太  
史家有良馬日行三百里先生曰雖能遠馳至二百里行已緩  
太史心知其然曰此何以故先生曰此馬蹄內有肉子行久則  
子腫負痛耳博物皆此類

### 先太史

先太史稚卿林居掃軌謝客有微人丁生上池良于醫以故人  
入謁太史曰微才窟謂我文如何曰無不讚嘆稱絕世但不謂  
易成篇耳太史曰試擬一題曰即贈丁生可也時正刮髮呼童  
子曰授巾既畢而文成今集中上池篇是也生出曰不如此激  
他一年也不可得後有施生西踵其術乞得秋水篇亦是語頃

### 高長垣頌德碑

長垣縣令高君平原人大墨治內建有碑頌已功德為郎中張公撰主政李公書萬曆辛亥自上元日始整一月碑頭無故搖動不止又畊人犁地得卵大如斗令以沉黃河碑文亦及之乃民間謠曰碑搖頭鼈下蛋不多時捉知縣已高為制府叅論罪城旦二公以撰書左謫高諱知止何不顧名令鼈搖不止也得無謂不然不然乎

歛令運貲歸

歛令姚某江西人大墨有士孫某與其黨為鄉人赴歛求濟姚待之甚薄會遣其家幹運貲還鄉士因曰歸無貲願得附舟往猶濡君惠也令大喜從之白君在舟不患乏主人矣及還抵岸士集徒衆奪其貲半尚十餘扛其家悞速官謗喋不敢言令聞氣絕方思古談令因善盜而士為怯篋惟恐其騰鑰之不因故

巧者必遇其敵也

輕死者二人

萬曆癸未榜死之奇者一為洛陽人捷後橐空日夜望家金至久之弟至而其尊人以子貴侈大雄于妓樂累債已百金弟所携坊金又于途以花酒盡兄聞此相對悶坐至兩夜氣絕後尊人與弟皆流落餓以死其一忘其何許人諸皂飲釀分者叩門稱其姓名乃京師故習此公大怒相詬詆不已曰我何以生為哉是夜自縊死鄭國程疑之談朝廷作士其難如此而量不能容勺水豈所謂死重泰山者耶

虎丘病僮子

姑蘇徐進士三錫未第時家有僮病厲且死棄虎丘僧舍僅有餘息周幼海進寺見之憐其韶秀守視調護稍甦載歸手供七

餌得不死寵置齋中漸通文筆名曰依仁時周製新樣小素扇人所嗜又自寫詩其上至千百盡以給僮令鬻以自贍因大饒徐知亦不問以所棄也一日有小隙遂攫以歸周大窘集數百人毆奪不得兩訟於都臺周公下郡理時先伯兄理郡令徐出僮而周納金百二十作值已解會周發言有餘憤而徐益甚當出僅時剪其髮兩家交怨又數年不已曰依仁者言曩依不仁也怨已胎矣

丹漆墓文

尤仁卿業堪輿言嘗遊昌平為某家卜牛眠絕世其家以葬母開礦已有紫漆棺而丹漆書其前方漆凸起木上爛、蓋亦婦墓而其夫所為文仁卿尚能記憶而予稍為次第之云某里人盧孝妻祝氏月英父某母某孝始聘其姊姊為權力者奪去父

母以英續盟英貌莊性慧事舅頗極禮敬女紅經史音樂皆能  
精曉日不廢書夜必刺繡夫婦唱隨未嘗離捨偶患脾渴而前  
勢力者復欲謀奪英鷹犬之客平起風波英憤恚火鬱暴死歸  
孝三年年二十一歲驚魂兩飛不知離合死不知生生何以知  
其死盡力營葬恨無再遇之期血淚如麻不能止息散衣十九  
件皆英手刺花鳥人謂盡工不如並其平生玩好悉以歸冥至  
正二年某月日夫盧孝撰官家知地吉因以母棺壘其上而仁  
卿名益彰

早歲河洛人入楚

為曆已丑庚寅間楚大飢厲而河洛最甚蓋自北而南宇內皆  
徧人多相食骸滿道河洛大家携妻子乘騾馬着綺縠擁臧  
獲投楚山中大族屯住糊口莫有違慢者其行又必捆載以往

相逋遷徙而去。是已始還。特以禮食耳。而其空囊倒困。無異劫也。千村萬落。鷄犬無聲。闔戶死厲。弃骸無收。流亡滿道。喪車塞途。始聞有鬻人油者。值極賤。而尚有大家成。寄公之禮。以楚田土受旱。又通舟楫。不遽盡困也。嘉靖戊子。楚大旱。先大夫塋。骼及是。予率由之日。給錢殯者。簿記存焉。皆不下五六百。蓋身兩經焉。

新婦言動

予里有嫁女於山中者。半道大雪。夜宿于所親家。其家但知甦女以火。而喧雜中。遺壻僵坐客堂。女獨曰。壻有火乎。家始火。及於壻。得甦。周侍御言。其里黃安有嫁女者。隆寒渡河。壻馬驚墮。起之無衣。可更女。令人盡去壻濕衣。而出綿被。裹壻納輿中。自乘馬歸。是夜婚合。此言而得其當也。即非可宜言。宜行之時而

不失其正所謂權而得中乃禮也聞是時人皆賢智二女而二壻終身篤愛有加也故禮本人情權生於變即兒女子禽遽自有義何由外

周練江謁方伯

下雉周包荒練江先生上壽高行予年伯也嘗語予徃令蜀鄧都有方伯北觀過縣宜得停泊而此公廉峻恐費邑人舟即過去周拏小舟追及以薪米下程請許之左右因從樓船以手招諸給事者於遠岸蜀水迅疾舟小人衆至中流掾隸門厨而下數十人皆沒抵衙門空無人公本意惜民而貽禍至此故凡貴人亦宜為下邑慮可停則停可受則受方盡人情昔子貢不受贖金子曰使魯不復贖人必賜也聖人之不貴果如此

某明經

其明經滇南人寓京過一鬻珠者肆其人設小餌啖之曰明辰  
來看珠至則其人迎謂可往寒家也有好珠矣即呼輿輿生自  
驅蹇先之凡七八里至一大第堂樓整嚴最後一院門開有少  
婦出相迓門即閉其人亦出矣生錯愕不知所為然婦異艷笑  
曰無傷但相娛耳內僅一婢食餌皆從牆車遞至三人分食之  
婦亦有期應呼出若往侍其大人者居已半載竟不省誰氏一  
日婦舉酒屬生泣曰君歸矣前途善自愛皮箱二有少物相贈  
生痛哭夜出至堂皇適主人張筵設樂金貂滿座生皆不夙聞  
乘間雜出至門已有輿卒負箱者在焉即馳之至大明門街止  
箱在地輿卒皆遁去夜漏尚未久生念某家可往獨箱無負者  
忽二人出與負箱抵某家二人置箱其地又去某家見生大駭  
曰公家人謂公已死歸矣公人耶鬼耶生告以故某家亦大懼

慮及禍不為客禮宿士於門外及明士始屬人携其箱居邸店  
尋大第珠肆皆不可識驟為歸計發箱皆婦衣襦縑綺精好鑽  
金百足為資斧歸滇歲餘思婦不已卒大第必貴人別宅婦必  
以避妬出或為借種子計耳然機甚微而情亦篤段段奇妙如  
羚羊挂角非哲婦不至是生非獨以思婦卒以是髓竭不竭不  
出也然人猶以為奇遇至今為口實曰何不往鬻珠者肆是未  
知禍水而孫鵬初熊道生姓名其所識者

歛僅義完

義完者歛方氏僅也方氏以賈販遊江湖間義完長相從給事  
甚勤而性悍驚髮赤目黃額突兀齒牙半張出唇外時時佐楫  
師擊榜楫師自謂不如也次富陽揚帆中流條有物如足練奮  
濤絕瀾逆舟而來義完心知為巨魚遂挾橫艦板伺其掠舟過

一躍乘之與巨魚相持乍沉乍浮俄而側身倚橫艦板而以兩足迭激波力疾而來舟中之人皆毛豎且訝且喜義完乃出巨魚波上令舟中百指挽之隨以身騰踴而上舟之長得四丈自艙至檣當四分之一置魚於艙不及檣間尺有咫焉魚尚呀呬頭斬斬然目如燃燈鬣皆張蓋鯨類也義完持斧斷魚有二鯉在咽中大者長二尺意方貪食此二鯉而忘其為人所制也於是並腊以為夏稿而以頭烹饗客凡二十二人無不饜餐者獨其主人猶心悸不肯下筯是兒涉大江徒手掣毒魚過欵飛遠矣故材力猛敢之人世未嘗乏也或顯名於諸侯或不免為賈人僮則所用之時異也見亡友胡茂承傳而予節錄之

黠僮如兒

黠之吳氏有僮曰如兒驕縱不事事主人厭之使還食於其母

母使牧犢溪潭上已躑躅來觀群兒為涸以嬉已亦使群兒為涸以嬉久之群兒見如兒涸顧反閉目駭怖如兒有時倒置兩足而以額行或翼兩肘波上而騰以馳或立峭岬側注目潭中倏忽翻擲以下攫魚鰲而出語人曰吾初浹水時見水皆血赤稍則蒙々然如烟霧今不異游虛廓中也母往餉如兒如兒自水中躍起母大驚怪明日往覘之水深數十尺清洞如鑒俯見如兒裸寢盤石上連下石軋其背如兒撒旋以出母泣答之如兒曰我牧倦思睡顧日暴爍我蠅蚋又擾我水卧殊不惡奈何答我乎古說家所記逆泳者有矣驚沒者有矣未聞有潛而寐者也其所謂相忘於水者耶忘友胡茂承亦有傳而予節錄之

### 戚大將軍

大將軍戚公繼光其夫人威猛曉暢軍機常分麾佐公成功止

生長嗣一人亦善戰置在前隊軍法反顧者斬偶與敵戰敗反顧公即斬之於是將士膽落殊死戰復大勝夫人以是不無少志而妬亦天性公每入幕目無旁矚或教以置妾別業者果匿數姬生三子夫人每握刀突至其地絕無影嚮盖于曲房通別室其扉墻磚巧於合縫見墻不見扉惟公獨入之耳父之以一子託言某孝廉子丐以繼嗣卽令孝廉處以西席夫人大安之一日念無子涕出有小妮子發前事夫人大怒納兵徃攻之而一卒不令出恐有洩者孝廉急屬一力踰重墻報公公詔諸將問計或曰願以死敵或曰早避之便公曰皆非也乃自袒跣跪逆夫人諸姬披髮席藁各抱其子請死而請以子嘗刃夫人令抱兒起皆送還家曰首禍是老奴令杖之公即伏受杖數十門外將卒喊聲大舉乃已箠撻諸姬最毒罷歸由是公不得輕出

陰與諸姬絕令盡篋其所有各徙所適諸姬計曰棄妾非主人  
意何忍為之乃輕裝適他郡披剃為尼匿女僧家梵誦至十餘  
年夫人歿始歸各擁其子之亡恙閔文學  
談

### 王通甫博士

予兄王通甫博士諱同亨有志行勤授經晚始以明經屢遷博  
士歸性和緩而勁不欲珞珞碌碌所謂鄉里人稱馬少游是馬  
齒且八十有八子半逢衣二十餘孫日夕繞膝下口訓面課長  
者庇以避雨糊口之產分日就食戚里有招之者攜稚以往座  
常滿而皆中禮度詰曰治宅訓子可以觀士予甚欽焉即享不  
副德而據其偏長亦足雄快壺公壺中別有天地日月幽蘭叢  
生谷底翻風散馥不羨花王寶蘭矣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二目錄

畸墨篇下

李文達公試餘姚

諸公所舉遙相負

善射者兩生

夷虜雪禍

郢衡近俗

新婦制賊

潘內翰家婢智

瞽者智

汪海門遇盜

某青衿

白受兒 呂鳴鍾

續斷舌

厨役斷首復活

東坡盃壺

士人女展轉落籍

楊閼兒

微富人

杞縣疑獄

徐德婦

臨安荷校婦

平溪頻增

汪太公歸婢

卷三十二目錄

乙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二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晟 伯成 梓

畸墨篇下

李文達公試餘姚

大學士李文達公先任浙省督學使微行至餘姚有兩生當門對奕或曰六宗師至尚奕乎兩生曰我何書不讀豈憚試大宗師能作百人名題目試我乎及試餘姚論題曰用兵最精策題曰孔門七十二賢賢、何德雲臺二十八將將、何功諸生茫然齊起跪問公曰千字文且不能記百人名亦不省何謂讀書固知汝諸生今科無一舉人在內餘姚科第極多是科果無一

人中貴人之言不偶朗哉談

諸公所舉遜相負

方遜志在翰林寵任時薦西楊西楊修實錄乃詆方叩頭乞餘  
生西楊薦陳芳洲芳洲嗾人論西楊子殺人伏法芳洲力薦徐  
武功武功竟置芳洲于鉄嶺武功為石亨畫奪門之策亨又置  
武功于金齒近日永嘉貴溪亦類此見今言予謂武功芳洲西  
楊皆以其自負人者為人所負乃天道之好還也此無他欲以  
乖戾明其無德於斯人其視陳戶牖之於魏無知何如

善射者兩生

廣濟有兩生善射乘醉逐禽於蘄山後天暝遇雨假宿富人宋  
氏宋氏子厚款之歡如平生已下榻門屏小齋是夜大盜入其  
家皆逃匿盜冠髯而著緋踞堂中左右指揮肱囊發篋貲積如

山有二盜捉短刀侍二生熟睨之從暗地連發三矢射魁及侍者三人群盜錯愕欲曳三屍出不得棄所劫皆散走明日碎屍有識者盜皆得而宋氏一錢不失刲羊豕宴客恐進金帛為二生壽皆却不受兩生稍近義節有韓王孫之風報一喰者惜三矢不著天山之績而以白夫小用並姓名失之也劉正叔談

### 夷虜雪禍

予嘗阻雪泊舟蕪湖其中人告我往歲倭寇過河下以所掠婦女數百人半是粉黛韶秀皆相連髀而搜船俟其作勢故卒斷繩令其顛仆露醜以為笑資又在其地以嬰兒攢疊作冢積柴焚之亦皆鼓掌頌晤楊中舍謂達擄昔破石州以城中婦女小足皆從脰截斷載之盈大車而去其在庚戌虜犯都城掠得婦女皆髀淫於馬鞍之上故令城上人見之而沿邊擄入以皮條

穿婦人項下骨聯綴之逐馬奔歸則其恒也又正德間流賊劉  
六七躡河南北諸藩每破城獲婦女皆挾令裸卧草野孤望千  
百俟其傳殮醉飽鼓而群淫之以為樂今細人居平世恒喜亂  
盖不知其禍也

郢衡近俗

郢城田野貧民生女八九歲大略喜以廉值售之娼家以圖成  
錢樹子時漬其波潤娼家蓄飾數年便以倚門今襄樊紅袖稚  
齒極多且賤皆其巷曲所不盡容而散蔓出者也衡郡俗儉婦  
女必厚奩具故女多不育而寡少即傭販匹夫不二三十金不  
可得婦今其地婦及娼女多是掠買自他郡而娼最衆吾里團  
鎮其掠數也掠聚既多盤據穩固互相黨蔽牢不可動長民者  
從其俗以悅民往、軌法庇覆以文字應上勾攝而已予嘗遊

二郡觀其弊輒為扼腕

新婦制賊

某家新婦于歸之夕有賊來穴壁已入會其地有大木觸門木倒擊破賊頭死其家舉火視乃所識隣人惶惑恐反以餌禍新婦曰無妨令空一箱人疑賊於內因舉至賊家門剝啄數下而去賊婦開門見箱謂是夫所盜即舉至內數日夫不返發視乃是夫屍莫知為誰所殺亦不敢言以瘞之謂哉談婦智制賊妙矣人謂吉事違凶不祥然而善運用亦無不祥故曰人之於禍福大事在天小事在人

潘內翰家婢智

烏程潘內翰家婢春桃者盜入宅獲幼子將加害訊家人皆避匿婢獨出曰金帛皆我所司在某房某篋惟汝所欲小郎何得

知盜競奔之皆恣其取去而幼子釋盜去人皆尤之曰汝必盡  
發其藏何故婢不荅惟耳語其主人曰我識盜二人皆隣近某  
某即劫去猶我橐中物何傷於多不多不釋小郎非所以愛子  
也但當亟捕之耳亟捕人賊皆得而財溢於所失數倍蓋盜往  
所藏者陽與而陰奪以足以奪之也不意婢智有此克之南征  
之七縱庶幾焉藉令愚庸指名兒禍不淺矣

瞽者智

山東臨邑有四瞽者寓京師皆業說書忽一日行道各誇說在  
某貴戚內瑤家說書得錢幾何傷一惡少聞之給謂某家喚說  
書引至墟墓無人之地出所佩金鉄擊瞽者蒐其錢盡一瞽獨  
曰我帶結不可解公為我解待我取錢惡少興解而瞽已扼其  
要害力持之呼群瞽皆來助擊至扶出其目睛盡返其所奪始

相携歸朗哉談高漸離筑擊秦王不中而返自殘不若是瞽之  
得執要害也蜂蠆有毒豈可以瞽易之哉

汪海門遇盜

萬曆庚寅汝穎大饑人相食吾里汪海門者勇武多力因挾貲  
往販土貨抵宿一家夜半主人諸亮頭出縛汪並其三僕將以  
殺食資裝皆盡其夜雨閃電光見屋簷上插刀一把汪咬斷  
索頭釋僕取刀反殺主人諸亮頭檢取所失而並有其家貲他  
所劫者奔歸以誤食人肉但病目黃數月耳

某青衿

嘉靖間吾里某青衿毆人死時已暮其家距城尚百里憶得明  
是朔日即驅馬一夜抵學宮郡侯正廟謁而身導其前讐家尚  
不知方訟生於某夜擊死其子生曰課文城中已久其夜之曉

方導侯廟謁如爾言豈左慈二處分身乎侯曰然捷讐者逐之

白受兒 呂鳴鍾

涪州市民白受兒手刃楊學博之父文薦忠州市民呂鳴鍾手  
刃鄭司農之子于藩易維效談嘗記鄖陽村民有傭人辭去已  
數年忽挑其農具來求傭民已有傭不聽猶令噉以飯婦以夜  
不即為炊傭怒即持厨下刀乘翁媪寢熟將一家皆殺之明日  
自詣軍門請死時王元美鎮鄖以事聞于朝六月凌遲禍起一  
匙飯耳又王比部政孝義人賜沐在家萬曆己亥且赴京因飲  
餞於姻家忽旋風起庭中星月晦冥心動罷酒歸而賊已伏於  
門外擊破腦死莫知誰何明日賊自詣縣請死蓋其族弟素無  
賴欲售產於里人里人無應者復以售比部比部亦不欲遂詈  
辱過當數日比部陰訴于令而屬以除暴不意門子即賊婦弟

竊聽陰以告賊故憤激為此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凡事不可不察而慎之也

### 續斷舌

塾師涂君言其里南昌一舉子有鑽穴之行既父其夫知之挾  
婦齧其舌因持以訟於所司是時有人教舉子復以針刺舌斷  
處急剪狗舌乘熱接之即合明日詣訟庭示舌固在訟者受大  
械抵罪然狗舌稍長語常期々不如其舊可笑也

### 厨役斷首復活

往直指吳公按楚時某縣以內役諸人食料銀進係一大錠諸  
人屬一厨役燒紅星鑿而瓜分之合數大少以聞於公公問誰  
所鑿以厨役對蓋即厨役盜擲一片草中也急呼之惧刑自刎  
復一手持刀一手按未斷頸飛躍上堂而血如河決諸掾捲堂

奔避獨一掾取架棒擊落其刀始仆時予里名醫黃翁在衙呼視之食噉已斷然亦用甘草末塗滿而桑皮束之公令縣供狀收養後聞其人活但頸微拘黃翁汝德談太平廣記載有壯士為盜斷首後自拾起置項上用繩繫之馬亦自伏以便其乘抵家續活但拘偏左則自昔有之語謂奔車之上無仲尼奔避良是故天子不近刑人而兵事以凶禮處之有以也

### 東坡盃壺

武昌一士家西山掘地得古墓磁銅數件墓銘磚一方稱處士孔仁身且死凡平生故人貽皆以置墓葵花大磁盃二磁茶壺一為蘇子瞻貽某物為某貽事既傳而黃郡丞袁太冲公欲得之因捧檄譔郡志於西山與生往還厚貽之一日谷及此生益匿不出恐奪已寶也已袁遷去生死一盃一壺質予里江頭

周氏予聞屬外弟林生購得惜碑銘為媼以覆甕碎無徵然不失宋嘉定也凡三十年共客倦流波客無不珍視之故常不盡醕而命藏置歲戊戌置盃輿底携來京師童子出暴篋與數佳器一時碎客麇集視碎磁人人扼腕獨壺在耳按蘇集無孔仁但有贈西山孔毅甫詩曰君家長松十畝陰借我一卷聊洗心或者仁即毅甫名乎夫孔公深藏及泉而出人間袁公善謀不得而歸酒姦子得後矢猶之儻來儻去而尚作我大白侑歡伯三十年足矣子瞻空一世無有藉令予顧墮甕太過子瞻得無地下笑人

士人女展轉落籍

漢中人有為令者女其父亡依母五歲為婢桃花常抱往乾娘尤別駕家一日婢忽置女地下他往為私期忽遇賊客故稱抱

女還家實盜去舟發蓋襄陽販鐵者女育于其媼五年始鬻于  
吾里團鎮復同所盜十餘女婦溯江而上女鬻於衡娼家秦媼  
而蓄飾之嬌小倚門女不好淫常受箠楚毒屢求死又恥無知  
者偷生姦合愁容不解予嘗遊衡遇女絮語如此仍道其家事  
人名甚悉予傷之適故人貽有買山錢因屬同遊吳孝甫與媼  
語願罄橐得六十金與贖以室其地士人子而媼不可已書其  
事於遊岳合江亭草中翼或得聞于其家又屢以貽故人宦閩  
中者而皆無耗已遊京師遇所善通州權木幕賓楊君為女家  
隣悉知之又貽書其家會其母死二兄皆廩于庠以為恥不答  
女之不幸如此女非淫奔猶赤子入井家強有力骨肉章甫而  
不手援以為恥徃沿海諸郡士人女婦奪于倭皆得贖歸亦以  
其非罪也是女獨不得同之耶吳孝甫所識楊二自記是桃花

村人麻邑有桃花山必其村人少在江邊洗菜為峭颿人掠去  
鬻于衡某家為民婦夫死哭墓往來如常一日為有力者負去  
轉鬻于衡係籍平康文罔如牛毛扞者塞眼政尚悶悶大槩此

### 楊悶兒

林省郎男仲子在京邸潛與妓楊悶兒狎遊有娶歸之盟及仲  
子歸內憚其尊人不決而病沉淹夢悶兒謂曰緣知不就奴病  
且死冀君一面勝澆奴墳上土無益也驚覺悲慟仲子果自浙  
來而悶兒死三日但目不瞑一縷氣惟微微呼二郎乃仲子卧  
抱呼悶兒悶兒遂瞑蓋自仲子歸悶兒即謝倚門迷罔牽思而  
又不得意于其父歿故病益劇耳仲子自負土成墳雜桃花棘  
茨種之曰花貌棘心千古薄命

### 微富人某

微富人某悅一小家婦欲娶之而厚餌其夫以金夫以語婦婦不從然心利其金卜夜為具招之故自匿而令婦主觴及某入則血流滿地婦被殺矣驚惧反走夫歸以為某也訟于郡鞠之某曰相悅有之即不從尚可緩圖何至殺之婦又失其頭莫測其故郡但下某及其夫於獄密察于其里人里人皆不省獨一老人曰異哉向時叫夜僧于殺人次夜遂無聲可疑也某急出金募人察叫夜僧所在歲餘果于旁郡識之因以一人着死婦衣居林中候僧過作婦呼曰和尚還我頭和尚還我頭僧驚遽曰頭在汝宅上三家舖架上衆出縛僧抵郡曰向其家門夜啓欲入盜物見婦盛妝泣牀前欲與淫知不可遂奮殺而携其頭出掛上三家舖架上本出偶然拘某家人至曰誠有之當時惧禍即移又上數家門看掛樹上拘其人至曰誠有之當時惧禍

即埋置已園中郡尉往園中掘婦頭得之然一鬚男子再掘而婦頭始出問男子頭從何來曰此十年前斬其仇頭距婦頭丈餘不知何由先婦人頭出若稍近亦不言矣于是郡以僧及此人抵二死者命潘庚生談其里中事

杞縣疑獄

河南杞縣一民家女將嫁令櫛工整容女貌美工心動不能自持是夜隨女至壻家其時雜沓不辨壻家主婦治饌翁壻奉容堂上惟中獨有女匠遂作壻直入牽女從他戶出走女不省何意從之行頃之家失女舉火尋覓匠見火光謂是追已走益急道旁有背井遂推女墮井中獨身逃其家不獲女以訟於官人始謂其夜見人似櫛工者逮工至拷訊吐實稱女在井起之乃一鬚男子非女不省但械繫工獄中蓋女墮之明辰有二商過

井旁聞井中呼聲視之女也二商為計解橐中繩以一人下繫女腰以一人上持繩女上持繩者視之絕美更利下者索金竟棄下者携女及橐直走吳之嘉定居焉既得美婦饒橐金意亦驕縱常撻女女怨潜以語隣媼其故媼以聞官官鞫實以女拘赴杞縣始知髯男子所偶商也與工並置法女以給其夫始合焉朗哉談

徐德婦

張灣民徐德婦有容色與楊二為姦德家漸饒禁楊往而實不能禁德甚恨之一夜婦不知所往箱奩俱空以為楊也頻年鬪訟不息後人於臨清娼識之聞于賊曹逮至獄得實蓋婦始以遊山暮歸輿過其所識某門前某留款因與淫婦大醉枕上以為楊也因與為期逃去且多怨其夫語醒去而不知語洩也及

期某往婦果携其資裝與已乘夜駕舟逃去明而知為某大駭然無可奈何某與偕之臨清居數月給鬻之娼家而有其資歸由是抵某罪禍始已盧仁談

臨安荷校婦

麻城劉給事洪源在臨安見按臺錄囚有婦荷校以帕幪其面通者咸唾詈之問故曰以與狗姦狗噬其小叔死成訟鞠得其故以抵命京有三婦與驢淫者固知凡詈人者世皆有之也

汪太公歸婢

吾里汪太公為青衿時失愛婢覘者謂在戈陳家戈陳者勝國陳友諒之裔介瑞昌興國間負險善鬪為逋逃數不奉三尺久矣公以訟於司憲司憲曰小故今以隸往必為爭端不可公曰但得牒文自往不煩隸亦無所爭與之于是集奴為兵卒假諸

武弁樓船冠服黃蓋絳旌以從稱是新都護監此者入謁諸豪  
長諸豪長郊迎金帛交錯宴款周渥談風颺發四筵聳動返舟  
而諸豪長報謁留款舟中優人奏技金鼓喧震且宴且發若為  
玩月沿流勸酬極醉大樂公度行既遠罷酒出牒文示之曰婢  
小故今汪秀才且具奏大庭上司以屬我我何敢搪突故邀公  
至此當煩對簿耳諸豪長大惧求策于公公曰今但飛騎歸將  
婢至可立解既至公始將其人鬚咲曰我即汪秀才誰為都護  
以愛婢故為此伎倆然得從公等遊宴累日莫非緣結諸豪長  
亦皆大噓復交解贈始去報命司憲司憲亦甚才之張舉之談